

集部

茗溪集卷二十一

宋 劉一止 撰

啟

答張狀元啟

伏審造廷射策唱第居先榮動縉紳聲流華夏恭惟歡慶其官受才英特種學邃深微言造於六經卓行師乎百代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竭精勵志之秋宜特求一日之長庶幾聞三道之要竊窺大對益致精忠

意深切而有加言舒徐而不迫皆前日未聞之論與聖心見晚之嗟名蓋出於顧期士同知其不獻念莫遑於修慶情過辱於騰牋内揆庸虛仰慙謙厚識弔古精思之作不敢謂能得為國遠慮之人兹為可賀眷言欣頌罔既敷陳

答特奏名狀元啟

伏審祗奉臚傳趨登舉首得人之喜有識所同恭惟其官賦傑異之材藴深醇之學文辭少作已擢秀於士林

聞礜老成乂推先於州里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畢精極慮之秋側聞至言頗契大問向來伏櫪寧忘千里之思此日驚人未覺一鳴之晚既受知於親擢行濶步於安途念修慶之莫遑辱騰牋之誤及眷言末契實倍歡悰

上時相問候啟

屈伸在道忍懷韓子之九遷志願有年莫遂荆州之一識足踆踆而欲進神忽忽而若馳念介紹之不先懼聽

聞之或駭敢以塵微之迹仰通咫尺之書揣分自疑嚮風增慕伏惟信順之至天人所私導迎六氣之和膺受百祥之集恭以某官博大純懿疏通敏明才足以絕千人之英力足以任一世之重忠貫金石信通神明許國以來視身何有斡斗樞而獨運扶天步於方艱德在人心事書野史方且執讜自牧避寵弗居魏絳懐多功之嫌豈惟辭賞晏子守足欲之戒亦以矯時出分數路之優灼見累年之効吾圉既固我公盍歸迨茲入覲之初始

副具瞻之舊九鼎大呂益增氣象之安烈日嚴霜自覺
威明之遠惟帝所屬拾公疇依某末學空踈餘生幺麽
粤從廢黜自卜隱淪叨宸扆之矜憐賴朝廷之收拭俾
使一道待次期年尚期受約束於相門故欲列姓名於
記室悃愊所寓筆舌難周殘暑未哀清秋在候冀仰符
於倚注宜加衛於寢興

賀樞密使啟

伏審拜恩中禁正位元樞夷夏聳聞兵民溢喜竊惟地

文天武所以妙生成之功右義左仁所以嚴威德之用禮隆建使位等上公在周有師尚父之尊於漢實大司馬之任茲乃安危之寄是為心膂之臣恭惟其官學通天人識洞今古體方重而任大事抱純誠而經遠圖齊死生去就於胷中置富貴功名於物外頃廷登於揆路已屢釐於嘉猷汲直居中理應見嫉蕭公久外帝曰遄歸總臨宥密之司盖復祖宗之舊念天下之勢本若置罷顧今日之事僅如奕棋在茲一着之間遽有千鈞

之重得人無競舍公其誰其猥以孤生嘗叨謬眷聞絲綸之亟下覺舊觀之頓還欣抃之私名言罔既

賀翰林承旨啟

伏審祗膺使命召拜禁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竊以自古願治之主將觀遠圖必有視草之臣親承密命豈特右文之事實參戡難之謀而况寓直北門對揚浴殿自開元之際浸隆學士之名逮章武之初加寵内庭之老禮秩增峻事任匪輕顧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其官養

剛大之氣足以有為好深湛之思欲其自得風規邁往驚論議之非凡忠孝昔聞知典型之尚在召從孤外祥侍燕閒紬石室之書既裒信史進玉堂之直仍襲世官謬云天子之私人端是吾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論既孚茲為大用之階即副具瞻之望其年路無幾仕乃為貧自知後世之闊疎獨恨登門之較晚及茲贊喜深切知歸欣頌之私名言罔既

賀樞密再入啟

伏審寵拜殊恩還登近弼惟圖任舊人共政蓋聖主所
欲仰成克左右厥辟宅師抑明公以之自任絲綸甫下
遠邇均懽恭惟某官篤厚深閎疎通博敏鈎貫百家之
選沉涵六籍之醇自結上知偏儀要路筆墨畦逕爾雅
无愧於西京師友淵源潤色似從於東里有言必盡遇
事不辭亟參帷幄之籌協賛樞機之任出分憂顧魯未
幾時汲黯去朝初言譽毀晉公當國實係重輕奉温詔
以遄歸罄嘉猷而入告條先帝之故事大王室之中興

輿論所期斯言可必其棲遲末路零落寸心聞成命之載頒慶真賢之復用掃門雖遠賀厦知歸

答交代謝少卿啟任浙東提刑司

宦游相踵愧揚粃之在前王事有期顧及瓜而當代静言事契燕及子孫夫何遲暮之年乃有因依之幸恭惟其官被文相德可用為儀强識博文足以華國自結聖神之眷薦躋清近之班智略輳於上前風采聞於天下持槖簪筆謂當入侍於清光攬轡登車姑欲少償於素

志豈容燰席即慶賜環其猥以庸才誤當使指閱時既久責効無聞敢緣授受之私終被含容之賜懇旌麾之已戒鼛履舄以非遥雖乏之告新庶幾道故其為欣抃曷既叙陳

賀湖州太守啟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清輟甘泉侍從之聮為近甸股肱之鎮先聲所曁輿論交歸恭惟其官國器宏深天才卓偉言動合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之風用實自於召

還眷悉從於親擢備獻納論思之益罄朝夕夙夜之勤惟時吳興實望浙右山川清遠人物阜蕃委長孺於淮陽徒得君重試蕭公於馮翊用考治功少須報政之期旋聽賜環之命寵榮未艾簡注方隆其跧伏窮簷伶俜暮景雖向風之有自曾望履以無階陪外庭末議之時顧相先後誦佳句百僚之上竊仰高深聞綸綍之載須想旌麾之既戒尚綴吏民之列往修桑梓之恭欣抃之私敷言罔既

代答明州太守啓

伏審政成請代詔下趣還行躋躔於近班益恢宏於達業恭惟其官智術輻輳論辯風生胷中負韜畧之奇事至有淵泉之慮出膺郡寄實簡上心駕折轅以告行執半符而入覲九里之潤幸見及於鄰封一年之留恨莫從於民借方圖修簡遽辱貽書感愧交深名言罔既

代賀秀州通判啓

伏審祗膺明命出貳使藩理檝戒途蠲辰視印伏惟其

官罷全英特識洞幾微論議得於心成事業由於世濟休有聞譽見於踐更謂宜揖遜於熈朝尚爾馳驅於別駕昔者大鄭小鄭公以父子繼治大馮小馮君以兄弟相循並載民謠號為盛事今見二難之步武未踰三載之星霜豈惟人望之知歸抑想風流之是似其江湖寒族天地畸人侵尋五十之年老之將至澒涊百寮之底拙亦宜然竊有所依敢後其喜

代賀市舶提舉啟

伏審寵拜眷恩再持使節明綸甫下輿論交歸恭惟其
官才了十人身兼數器詩辭近古獨云蘇武吾師字法
超今要使羲之北面既更罷使益試乃言幹南國之奇
贏佐中都之調度雖云舊物實簡上心佇寵渥之使藩
踐禁途之清切自惟孤拙尚竊藩符念芳借於餘光顧
難勝於賀悃其為欣頌罔既敷陳

賀冬啟

陽生而復物屈當伸屏陰類以潛通宜善人之有慶恭

惟其官氣涵川嶽道濟幽明坐迎有永之年陰受鼎來之福方將奉十行之温詔詠四壯之還歸舉酒壽公莫與掃門之列援毫伸頌益增卿德之勤

賀正啟

伏以歲序更端星躔易次肇三陽而為泰正五始以書春矧社稷之元勲宜神人之交相恭惟其官忠貫白日道格皇天備文武之全才兼安危之大略功藏盟府澤在人心周公之征徂東已見于歸之復吉甫之來自鎬

式觀受祉之多俯履嘉辰茂膺純嘏其屬拘職守阻奉
壽觴莫伸賀厦之誠徒切揺旌之念

茗溪集卷二十一

茗溪集卷二十二

宋 劉一止 撰

記

縱雲臺記

德清蓋吳興支邑而山水明麗清遠為他邑冠南朝以來曰沈氏者世有聞人或以文雄一時士雖少必秀於其額民貧而安力於農桑種藝漁樵之業鬬訟簡少巖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於此者樂焉縣治枕山山巋然

特高為百里之鎮問其名於長老則無所根據縉紳者不道舊有臺下直令舍相距僅百尺規制甚美松竹清閟之音桃杏妖冶之容與他名木秀藹分列左右天欲雨雲氣習習生於步武襟袚之間令大夫沈次仲與二客燕其上客詠韓吏部釋嶠孤雲縱以為臺名次仲喜以告余見屬為記次仲之臨是邑也閱五晦朔矣旦朝坐堂上受訴諜羣吏立兩廡屏息側睨次仲獨即民聽其事究所以然反復問詰其情畢得文書雖多必盡讀

乃止律身嚴無毫髪私亦不受私吏退與寮佐休於臺上危坐劇談或隨時觴豆舉酒相樂抑嘗語人仕吾非所愛也有不得志則棄去如傳舍人以其志篤而事勤謂若將砦而中實縱適然則客之名是臺有當於主人之心者豈以雲之逸為可羨固將仰之耶余邑寓而山棲者也朝見雲之出暮見雲之歸進退容與於太虚寥廓之中千態萬狀不自知其然其於出處亦何心哉余觀雲於此山四年矣余年有盡而雲之朝出暮返變化

容與之狀如余所見不知何時而已以其無心故能久也雖然次仲方仕余方隱迹若不同而從容於事物之境愈久而愈安則或仕或隱未始有異余燕坐内觀欲忘其心如此雲之出處未能也次仲勉乎哉余既告焉因為之書次仲名造處之縉雲人二客歸安沈文伯名長卿福唐陳仲久名袒安名臺者文伯題其榜者仲久皆奇士也紹興五年七月壬申郡人劉其行簡記

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

城山在邑之坤維距邑五里為溪流之區溪自天目餘杭而下者出其背並山分港旋繞而北趨於郡城是為苕水院北鄉居山之半自外及內階而升者幾二百級溪南北之山初散漫若不相即登級三之一卻而望之則蒼顏秀璧明措列侍若趨若伏若絙亘策驅可攬而有舟檣往來水鳥浮沒悉出眺聽之下而委棄於榛蘩薾草之間不知其幾年矣熈寧中天台僧曰了因者始結廬其上會歲大疫收棄骸於道加葦衣篋給聚而焚

者以數千計又乞食邑之人以蘇流亡於是邑人相與出財建轉輪藏增治堂廡初因藏心木未獲因夢神僧指前溪有沈木焉物色其處已乃得之因出入廛閒飲酒噉肉人莫見其異一夕見夢於邑令云天台化士告辭異日院僧以告盖因以坐逝令眞身存焉然後以禪律相踵住持者數輩而轉輪藏施利之人未嘗有虛日用是加葺門序畧備而簡陋褊迫不類䕫林邑之人恨焉鄉老邑大夫訪求名德為道俗所信慕者得今住持

僧佛智大師道容容始至心隘之將盡撤其故易而新之時余以柱史得罪寓邑中過而問焉容指謂余於此累石常廣若干尺為大殿於地鑿山廓左序若干尺為齋包之容於此培土實澗壑若干尺廓右序為棲僧之堂為復舍為誦經寮浴室仰而指曰山之椒為浮圖其下為臨眺之亭又為方丈寢室規制甚靡余怪其言之易也問工程出費之數幾何且安取之容笑而言曰佛氏子以精進廣大為心耐苦忍辱為行其徒謂之海衆

其求募於人謂之十方凡所建立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勿廣成不成則有數存焉工程費出之事弗預計也志於成而已矣其意甚暇若不足為余老且病未嘗數出他日過之門徑既成殿址累石且數尋若砥礪然閱歲又過之則飛甍刻桷高出木杪則殿宇之邃像設之嚴無遺舉矣如是數年余再以罪去朝而歸訪山林凡容所謂鑿山培壑高下建立無一物不如言者其衆二百餘人其崇飾之意未艾也嗚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

不篤與狹劣而勿廣則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暇不怠若無心焉寧有情而然者哉於是知其昔所謂建功立事者非獨才志之難而優游暇豫無遑遽猝迫之狀為尤難故凡才智之士才之能優游暇豫者吾罕見之抑造物者之嗇與人也苟有是雖鉅細不同其必有所立是院之設固未足多也而於余心有感焉容見而屬為之記樂為之書始於建炎三年其月其甲子成於紹興十一年其月其甲子院初未有額與役

之歲訪安吉縣故賜額請於郡得之容遂為妙香第一代住持云某年某甲子吳興劉某記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除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典禮而國子司業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國學圖於宣聖殿後之北軒其後懼其圮剥復易壁以板盖已有意乎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是時狃於故學士鮮知經

且師道之廢實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學問之成為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概舉初郡學求先生乃以三禮儀物㸃其於古無考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導故事也於是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

夕對之皆若素習閱歲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至皆污鏝
學者痛心焉太守汝南公某以左史出奉相尋領是郡
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黌宇被
以丹雘而掌學開君某與歸安丞胡君某抉剔故壁得
所謂三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頓
還舊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賜大矣學者將
因是加習焉異時鳴珮執玉於朝廷之上討論故實禆
補敎化苟不愧於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闕君之請貽

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於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於鄉校為老諸生知某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世次歴官見於國史與墓隧之文其闡學精識見於著書者固多其藏於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秘不出蒐索編次罔有逸遺俾鏤板而行於世則闕君之力也闕嗜學若饑渴行則誨人以先哲為師不拘時好甞曰我先父學於先生敢有二事故於此致志云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子郡人劉某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新建觀音殿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在郡治東北地勢亢爽土木雄勝門序殿舍齋宮宿廬規制井井他伽藍莫及盖陳永定中后家捨宅建焉初曰龍興後曰孝義至唐復為龍興吳越錢氏易為天寧以其女為比丘尼遂為尼宮凡一百年大朝崇寧二年始復為十方禪剎曰崇寧萬壽禪寺後又易崇寧為天寧紹興七年更賜今額恭為固政薦靈社也舊有觀音大士像在寺西偏兩楹之閒郡人

張氏病痿三年一夕夢白衣女子告曰若臂不舉耶吾亦若此若能拯我臂吾亦拯若臂且壽若矣張問所居則曰居天寧西廊翌日張輿掖詣寺得大士像如夢所睹瞻仰感涕察大士右臂為墜木所傷命工拯之張病隨愈自是郡人歸心以疾痛苦見於求拯者日不下數十應感事迹不可疏舉而所處闇陋迫迮不副人意今道師居久與其徒慧智寡衆出財謀建别殿奉安妙相而患棟幹之偉求之山林未易以日月冀或告之曰近郊

曰寶溪者有故侯第今去弗居盍往圖之慧智亟往則其家已先見夢告於其主欣然許焉於是廊廟之前左建殿屋四楹前為複廊與旁兩廡深明壯麗具妙莊嚴蓋前住持經畫累歳而不克成者道俗歡喜竦踊賛歎咸若有所依歸久以其事求記於余以侈其成余曰吾聞觀音大士性相等空無刹不現身光互涉有感必通於諸衆生悲心不捨是故身為三十三應因事攝化利益見聞則我之身與子之身一為比丘一為居士俱在

三十三應之内真源實濟視此大士為二為一為同為别以是思惟大士衆生體本圓成無二無别以無二無别故随衆生心想所感周徧無遺則是大士非但無我亦無我所而子獨以象設區宇為所依歸則利益衆生為有擇歟余曰不然大士身相無邉固無我所而彼信士心想鄉慕則有所矣我觀道俗至前攝衣俛傴炷香膜拜陳其疾痛苦死種種希求之狀誠意所教汗泚顔間言出肺肝感通夢寐初若一體我是以崇其嚮慕之所

為之莊嚴以益其信心若彼信心一念回光睹色明空入佛知見則知夫亡不起於座周徧十方在在處處無非道場而此道場實無所在利益衆生亦無受者如我所說為有擇歟為無擇歟如是問答亦無實義余曰是名實義是名大士悲心救物無二無别子言似矣是用識之始於其年其月其甲子成於其年其月其甲子後若干日太簡劉某居士記并説偈言

我聞大士覲世音　具大功德妙莊嚴

初從聞中入三昧　聞空覺空空亦滅
惟有一念悲衆生　三十三應為説法
法施無盡身無邊　周徧十方河沙土
毋陁羅臂如虗空　云何示此疾痛縁
以衆生痛我亦痛　究觀起滅無處所
偉哉寶毿嚴睟容　清淨絢麗光奪目
惟導師久善方便　謂彼衆生心想殊
要令睹想生實解　入佛知見如諸掌

在在處處皆道場　而此大士實無在

一一衆生蒙利益　亦無受此利益者

我知信施及見聞　決定同證無上道

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

出城南行五十里少東有村曰石塚其梵剎曰青蓮唐大順二年始建乾寧中得額為報恩禪院至國朝治平二年賜今額環水為院四無居鄰蓋棲心學道之境初若無路惟輕航短檝至焉粥魚齋鼓聞於傍近禺中而

食則孤烟突起於雲水渺瀰之間望之鬱然余未及造

也問諸道傍彼僧院者何如曰院不至崇大已而規制

整整精麗明潔為可觀異時垣頽壁敗棟宇傾撓左右

撑柱更閱歲久觀者悸心如將壓焉今院僧慈濟人師

齋岳盡徹其故而一新之盛矣哉余同識岳是妙於醫

者耶曰然岳自少習盧華之術通金匱石室之書以是

濟人亦以自養身余嘗賴之一日過余始詢其事岳曰

吾受業自院既而遊方累年稍倦而歸視所謂受業之

區幾為荒墟惕然動容寢不安席炷香自誓勉勵其術以所得貲財次第建立不敢有一毫之私是吾之發是心也以疾扣門者加衆吾潛心以思思則得之疾無重輕賦藥授方輙驗可期以時日又有知我之有是心者乃力而交助之市木於某鄉采石於某山有不受貲而願施者自紹興戊午距今十有九年而衆工釋用初營三門再歲而辦齋厨次之厨成而二時清衆合食堂上僧舍鐘樓觀音大士殿又次之最後建轉輪寳藏極一

時金碧之工燦爛陸離奪人眸子吹螺撃鼓鏗鍧於廡廊之下施利日至齋厨之費賴此以給布磚累甓内外前後纎悉備具余怪而問之是何成之易耶岳曰吾志於成矣然成之者非吾也意其有陰相焉何以云然吾之術不加於昔也而靈於人若此事既濟矣自今以往不自料吾之術復能靈於其身若此其易者乎以是知世之懷自利之私求得于人而偶得之以為吾能彼不能者妄也余聞其言而韙之岳求記於余余年七十有

九病且昏豈復能文既賞其勤且有感於其言而為之書余於世間之見固未能超出也又欲於此警夫後之人可哂也已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丁卯記

茗溪集卷二十二

茗溪集卷二十三

宋 劉一止 撰

記 戒諭詔

建章宫記

漢武帝以乾封五年親祠后土於渤海還以栢梁臺災闕甘泉宫方士言粤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闕此建章宫之所為作也宫之制度張千門立萬户張華能為晉武陳之後世莫得聞焉見於史者臺則神

明通天樓則井幹䦱則銅鳳祈風壁門池則泰液亭曰
商中殿曰駘蕩曰馺娑曰枍詣闕之高踰二十丈臺與
樓之高至五十丈池中又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
神仙龜魚之屬班固賦云順陰陽而開闔觀東為祈風
西為商中則集名義或然餘可概見宮室之盛自三代
以來未之有也武帝承文景之後侈心生於富饒熇毒
起於晏安內巡行天下外甘心夷狄開玉門通西域牂
牁越巂大宛安息之役連年不已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營千門萬户之宫以饗四方賓客誇酒池肉林之富陳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用度既乏榷鹽稅酒筭及舟車民力殫屈盜賊蠭起繡衣持斧之使出焉嗚呼征輸之煩力役之苦未有如斯時者矣愚雖欲侈其宫闕壯麗之容而駭嘆之有不忍也高帝七年蕭何營未央宫帝恠其過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於時項氏雖滅黥將劇賊未盡誅鋤乃欲於此就

宮室何哉意者搶攘之時勞苦之事民所更習且未知歸怨之所若天下既定乃始為之怨有歸矣自始皇起驪山阿房之役後世靡於見聞厥成告以茅屋采椽之事且未之信不若極其壯麗以為永久之傳不然異日必有改為之者是不欲以土木奢靡勞民召怨之過遺後人嗚呼何之慮誠深矣僅閱四世而建章作其所以遺後人者果安在乎是故三代受命之君未嘗不以儉德詔天下其後不免有瓊臺瑤室之興而況以奢靡示

之哉使其子孫而賢則露臺百金之費有所不忍如其不然後世復有如武帝者雖處以千門萬户之宫其心未必厭也如何者蓋深於慮而淺於識故并論之以為古今鑒云謹記

雲臺功臣記擬詞科題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用麒麟閣故事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以示不忘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卓茂以德餘皆以功皆能以功名始

終者也甚矣功名之難全也豈惟其全之難抑其全之者為尤難何也高祖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一見韓信以為上將軍一見彭越以為丞相其後皆連城十數南面稱孤所與高祖清羣盜滅項氏而成帝業者大抵皆三人之功其英謀偉畧非後世所能跂及史臣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嫌疑之勢既成讒間之禍必至當是時雖欲圖全蓋已晚矣矧自負功大志意易驕光武深鑒乎此天下始定以三公起卓茂以厚禮聘嚴光異

時功臣率不以任職至於封爵錫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奉朝請而已嫌疑讒間何從而生非但如此中興之將二十有八其數乃多於高祖創業之時後世無能識其意者以傳考之惟鄧禹寇恂當腹心之任畧比蕭張耿弇賈復受爪牙之託畧比信布而此四人者好學有識故委寄特重其餘僅立一二功或一節可觀無卓越積累之勤可以自負然後知光武多任將帥而分遣之殆不使功高而難制驕肆而禍及其所以保全之

實在其始前世之將雖有裂地封王之貴而葅戮隨之雖有高世驚人之畧而終爲叛逆求爲列侯奉朝請以終其身生受恩寵歿有顯榮而又能使後世之君思念之不忘至繪形像如雲臺之臣其可得乎嗚呼功名之難全而全之者爲尤難豈不信哉故并論之以爲後世之鑒且以見雲臺功臣之榮非得君如光武未易致也謹記

擬戒諭監司按察姦貪之吏詔

朕惟設官置吏本以為民朕為天下父母吏亦為民之父母顧所以子惠斯民俾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理則均然而比年以來屈法受賄賊害善良達於聽聞者甚衆豈朕所以設官為民之意哉嗚呼朕之憂民至矣爾部使者宜知之曾不能為朕察害民之吏而悉陳之豈狃習故常安於苟簡弗加之意耶抑牧長者之稱沽游士之譽為詭竊進取計也昔岑熙為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夫興民之

利而除其害者古之吏也今吾吏乃不能而反為之枳棘蟊賊爾部使者又勿稍禁將誰使伐之且遏之歟其自今加察焉害民之吏悉以上聞朕所不貸亦將以是為爾殿最有不然者厥罪惟鈞朕不敢有佚罰其勉之哉其念之哉

擬戒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周家之興先王先公致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之詩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不可逮及之事考其旨不過

占日星雪霜之候欽授民時必作事厚生凡農桑衣食之務致力焉而已然後知聖人之化與所以立國者莫大於敦本周官六遂之所教皆以稼穡種藝為先而不耕不蠶者俾之出征且勸罰其勤惰當是時家給人足而頌聲興朕甚慕之粵自臨御以來屢下敦本裕民之詔意者郡守縣令最為近民顧必能體朕之誠出入阡陌躬行勸課使倚市門者轉而緣南畝且將廩有餘粟篚有餘帛樂其業而懷其生施之久矣而効未之見其

無乃急其所緩緩其所急忽遠畧而求近功竊虚譽而規進取弗克以民為意耶其自今勉之爾誠有愛民之心則凡見於施行者皆勸課之實不然則委詔令掛牆屋為虚文而已也昔齊威王親政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是子不事吾左右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問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厚幣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而齊國震懼不敢飾非嗚呼朕獨不能為威王之事哉顧告戒不得不預亦惟爾識朕意焉

擬戒諭內外從官舉薦遺才詔

朕惟致治之本莫先得人故自臨御以來虛心聽覽側席異聞庶幾魁壘絕特超羣邁往之士為時而出圖惟事功勸相我國家以輯寧爾多方於玆既久未有聞焉宜朕之誠意有所未盡耶將狷介娟疾之徒無憂國之風者或抑壓而不揚也其令內外從官採訪山林不求

聞達文武材能之士具以名聞朕將以禮招聘期於必至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又曰進賢受上賞爾其體事君之言朕不敢愛進賢之賞無使君臣之間有愧古人則予汝嘉

茗溪集卷二十三

茗溪集卷二十四

宋　劉一止　撰

銘贊偈序

湖州德清縣慈相院新鐘銘 鑄鐘疏附

湖州德清縣僧廬曰慈相居縣治之北巖壑低昂之間號為勝刹治鐵為鐘有年數矣器小聲細不足為是邑朝昏之儆院僧用琳始欲改作而武康信士聞人譽施錢三十萬以為𧢼率範銅壺百三十三鈞三分鈞之一

求募辛苦範成而琳亡道俗愍焉越再歲長老僧道或與其儔道殊本立懐仁行輝惜功用之中廢悼前作之孔艱合力經營散募邑衆幾用錢四百萬始克周備匠胡元美其名者妙得於志知名浙江以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丁巳一治而就隨叩響發鏗鍧雄渾溢於四境觀者疊足巷無居人咸謂宜有欵識以詔來者屬同郡太簡居士劉一止為之銘銘曰我佛如來方便微妙考鐘弗先謂失樞要惟者祇園具存典則大士圓通多從聞

入聲徹幽途咸息苦趣問故以然罪性空故佳哉妙工一冶而就出以機軸鏗鍧隨叩我願聞者了自聞聞聲念相發於彼朝昏六用既泯返流得源是聞與聲俱滿太千吁此氣寳作鎮山邑期億萬年與宋無極

鑄鐘疏

黒業現前冥途長夜衆生自息罪性乃空惟鐘聲之遠聞發耳聞之深省豈獨脱苦趣於沈淪幽暗之域抑將回淨念於醉夢顛倒之中此是藏教苦口丁寧只要檀

那甘心佈施共成兹事幸弗失時

德清乾元寺重修齋厨疏

千歲寶藍枕山臨水二時清衆洗鉢同堂上方之香積不來禪悅之珍羞難飽欲使食輪之先轉豈容庖舍之弗嚴恐有本分衲僧不曾嚼破一粒米便是古德叢席也要生處三條椽惟大檀那與人安樂

募財重脩孔侯廟疏

山翠攢叢鵝屢鳴而表瑞浮流衍迤龜左顧以懷恩寧

惟前代之美談玆乃一方之勝事惟新進之家咼盛而
故侯之廟獨隳棟宇前歆日星下徹矧豐年之洊至豈
陰祐之敢忘毋事多言共興此役

飛英寺緣化修塔疏

溪城萬室錯居洲渚之間窣堵一封高出水雲之上號
稱文筆又頻鎮山豈惟增氣槩之崢嶸實大係士民之
休戚詎意百年之勝橫罹半夕之災所冀檀那深詳利
益阿育王之願力默運胷中多寶佛之神通悉由筆下

作興此事今正是時

江山靜疑院鐵磬老師通公真賛

堂堂律師了無止乘律被後生約束如純我疑叩師師笑而嘻曰我無心法無所依以無心故說持說犯以無法故橫竪鈎貫我知是師說本無說身心了然片雲孤月江山嵯峨宛在世外訪師遺蹤惟鐵磬在片雲出山孤月麗天鐵磬不鳴聲滿大千

自作真賛

枯木寒黴形影相依禄食而臞孰與遯肥四十九年我知其非已往不諫來者庶幾

又自贊

居閑無所樂從仕無所愧忽作此兩言自省過去事害性多矣晚乃安苦心至矣晚乃甘咄我無初終得喪兮又何乘除於其間

黃草道衣贊

吳人緝黃草若麻苧貧且賤者服之閒閒居士始用作

道衣并為之賛云何草不黄誰其紡績持以售人得不償力居士少賤組麗是飾力貧作奢終愧於色居士老愚山澤放逸下澤有車登山著屐被此草衣相羊自適倦鵠依林野麋卧石雄此草黄不失土職不以本然隨彼染習戒哉居士服之無斁餘年幾何以永厥德

任公子言其先君奉觀音大士有感供果不枯而長太簡居士劉其戲作此偈

無根柢而生不雨露而澤是事云何誠意感格當知世

間明暗空色種種形相從心地植我問公子承誰恩力若箇是空若箇是色公子不言一笑而答

言箴

余惟不言人或以我為簡余惟多言則懼取謗而招尤嗚呼其危矣哉余將處夫言與不言之間曰加思而已

動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怨汝詈汝擇焉而動動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曰失得勿恤

勸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會總録序

蕭閑老人周嘉仲往在政和間兩慕道俗於錢塘南山淨慈禪寺建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勝會自製勸發心文及荅白疏語詞旨周盡懇到悲切意者以衆生背覺合塵攀緣善惡流轉生死為可哀愍於菩提中雖或今生見聞隨喜中又畔違如隔日瘧以其未嘗知發大心心與境爭力强者奪中又畔違無足怪者故為此勝會中人下成佛作祖種子嗚呼偉哉時釣臺先生諫

議江公實為之記又為智炬白語精潔奥妙閎肆演迤讀其文知其致力於斯事非一日矣嘉仲以前後矩範及製文與釣臺之作合為一集屬余為之序余觀世間未有不由發心而能有所建立非特佛氏之言也所謂大心者槩而言之曰出世間心曰堅固心曰決定心以出世間心而行世間事且輔之以堅決則處成敗利害死生禍福之間初若無物當行則行當立則立視身世如浮雲視死生如晝夜視軒冕富貴如棄涕唾如其不

然則顔子不能居陋巷而樂仲尼不能不畏匡而不憂夷齊不能重節義而死子房不能辭功名而去商山翁不能傲富貴而不來而况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者乎雖然是心豈有殊哉所謂出世間抑非兩法也釣臺先生以清節直道仕於朝論議之偉士大夫能誦之而蕭閑老人者年踰耳順官不過下大夫職不越州縣纍然坐環堵而有孺子之色而心苦作佛事心存救物其事為可哀故余論人必察其用心而不敢以窮達為

重輕余既嘆蕭閑之勤而又喜釣臺之文爲足以增重於斯事故并叙之紹興十三年四月乙酉吴興劉某序

錢氏箕裘集序

右錢氏箕裘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悦字稷臣者之所作也武肅以兵拒巢賊討劉漢宏誅董昌盡有吴越之地尊奉上國四傳至忠懿王武肅躬蹈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惟謹方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京師太祖慰遺甚厚太宗登極卒以

國入覲而吳越之民幾二百年不識兵革其隂德之茂在人脣肺間至於今未忘也士大夫喜道其事而傳聞異辭或不審諦故稷臣累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以家世榮遇人才瑰傑有聞於時者若干人以為止集所附之家譜屬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門第之盛席勲舊姻戚世公世卿寵遇赫奕不為不多故獨以恩澤聞而人才輩出表儀搢紳如錢氏者未見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他異歟異時位孤棘秉旄鉞者余蓋識其一二即之退

然如宴人子論道古今考質疑義以自樂於名教其意
豈肯與恩澤侯比其有挾冄覔舉與寒士較得失率攻
苦食淡淬勵事業使余愛嘆之不已也况前輩碩儒所
謂一門三學士三世四賢良與其政績行義超詣卓越
余之所跂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是知人物門第事不
兩全錢氏既兼得之又何多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
七葉珥貂亦無取云稷臣在宗族中為最不遇者客居
異縣纍然坐空廬讀古書行古道而有藜莧之色是余

寂寞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吳興劉某序

慧和尚四會語録序

師諱居慧吳興人俗姓吳早歲習天台教已而更復入叢林從甘露長靈卓公得道尋出世為人閲四名剎曰天聖曰靈名山崇因曰何山宣化曰道場山護國既示寂門人道樞集四會演暢語句成編俾信士刋行散施開悟後學屬余序之余嘗謂釋迦之親付飲光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别傳是不容聲矣然從上祖師

一時言言流傳世間已既甚多為有言即為無言即世尊良久外道得入既不在言語有無之間亦不離言語有無之間或曰此有得焉則知從上祖師與師之心一也師住道場最久學徒四集觀其與人處傾囷倒廪無所蓋藏老婆心且於是為至古德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意直欲出一隻手一時拽入即余恐得入者并門失之是乃師之意也歟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十日太簡老人劉棋序

茗溪集卷二十四

茗溪集卷二十五

宋　劉一止　撰

疏語

祈晴疏語

瀕海之郊水乏瀦積雨暘渉旬反覆旱溢乃春甲子連雨不止民之望秋自於兹始春澤既多其後則愆消息卷舒理有必然惟神相民憐此過計無使僭差以託嘉惠

環湖作郡繚郭為田當三農舉趾之時抱百日連陰之雨顧斯民為可哀憫惟大士是真依歸爰起淨筵仰延瑞像廓山川之氛翳還日月之清明庶幾佛慈不違民願

自冬徂春雪繼以雨實淋淫而未已惟墊滲之是虞安能致力於人為惟有投誠於天造願收陰慘覆以春温民將有事於農吏亦獲逃其責庶殫薄効仰報為恩乃運在木饑既爽一年之蓄候當陰肅更被三日之霖耕

夫共苦於沾寒穡事尚幾於薄少願廓山川之翳俾終場圃之功

雨三日曰霖過則非福雪盈尺作瑞甚者為災婦子有號寒之聲衣褐無卒歲之備惟民可憫願帝霽威秋稼方德我田既臧兹惟上帝之降康寧使成功之或爽風雲驅掃願即霽於隂威穜稑後先俾悉臻於堅好

積潦十旬方拜時暘之賜疏苗千隴又懷垂槁之憂雖屢瀆以知慙念歸誠之有素慈雲廣覆願紓不盡之隂

法雨滂流更借無邊之潤

謝晴

雨淫不止民懷墊溺之憂農事少愆吏受怨咨之責忱辭潛達嘉應已彰卲惟神靈近薦影響念天地之大施雖曰難名効螻蟻之小勤庶云知報

常寒為沴積潦是虞祗款淨筵用伸微悃隨緣赴感若影響之於形聲反雨為暘蓋威神之所變化吏敢忘報民實知歸尚期無礙之慈終此有年之賜

暑雨祈寒念羣情之多怨金穰水毀諒歲事之可囘職
在近民責則歸已方冀忱辭之上達敢圖哲鑒之下臨
莫報洪慈誓堅精意
曩者積陰於兹再瀆惟大士其慈悲力度衆生以方便
門僅同指顧之間忽若形聲之感伊何微報徒激懦衷
淫雨不止穡事稍愆念小民寒暑之怨咨實司其職惟
大士神靈所變化何有甚難甫露微誠遽蒙嘉惠仰戴
生成之德敢忘報事之私

廼者有淫潦之憂祀告羣祀神明顧答如響惟神惠民吏則知德其何敢不拜

祈雨

故歲不登新田未墾舃無寸澤坐閱上春仰天地之垂慈有風雲之赴感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今民之方饑雨自三日以往為霖願濟時而僅足

郡號瀕海壤地實腴而陂澤無瀦蓄之利雨暘過差民悉以告於吏吏持牲酒禱羣祀不則縮手無他力也今

境内不雨僅閱兩旬河流日損舟楫告病農懷隱憂吏已罔知所出惟神明食此久矣曲折之狀宜知之詳其終惠之敢同以請

謝雨

以心為心不奪衆生之志願曰雨而雨了知大士之威神民用交欣吏慙莫報尚兾覺慈之無礙終令歲事之有成

曩者有旱暵之憂祗告於神應期而雨越二日復霈如

初懼吏不知謝克不終受神貺嗚呼田壠拆矣禾不得滋以穗也井洫涸矣民不得酌以漑也神其思聞之乎敢涓辰往拜以謝以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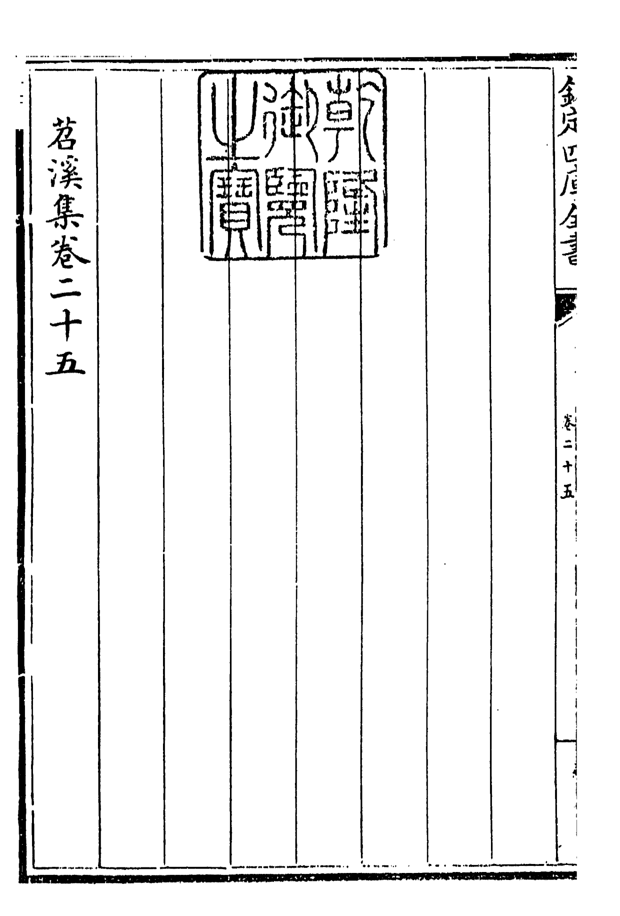
祈雪

郡境自秋閲冬甘澤甚愆河流告涸麥田龜拆民懼疫癘歲云盡矣雪當應期是用祇見羣祠嗚呼匪惟民實依神神亦惟民之依其庶幾發盈尺之祥沛優渥之德也惟吏與民敢不知謝

十旬旱鬼方疫癘之自虞一夕同雲識豐穰之有兆惟此及民之實何殊雨粟之功葢知大士之普慈曲赴衆生之微感巳拜先春之賜尚須盈尺之期

謝雪

海邦千里念甘澤之乆愆帝闕九閽冀飛章之上達仰瀆葢髙之聽自忘不測之誅豈意洪慈俯垂嘉應同雲驟合巳沾濡槁之恩尺瑞可期願卒有年之慶



茗溪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茗溪集卷二十六至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璐五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金埴

苕溪集卷二十六

宋 劉一止 撰

祝文 疏語

春祭諸廟祝文

季春謹時春物既陽日直夫久戴勝降桑農夫力田婦服懿筐神貺以時適玆雨暘守土為民敢替厥祥于以告虔牲肥酒香

秋祭諸廟祝文

惟時仲秋百物順成秀且實其實離離黍稷嶷嶷溽穫積雨暘小愆民則怨咨吏當責若其成功吏亦何有繄神德春秋祈報著于禮典守土職神其鑒茲修惠我民毋爽忒自今以往釃酒烹羔燕此佚豈惟我民神亦庶幾有飲食

冬祀敕祭諸廟祝文

展采崇壇秉圭奠璧風雲奔走各以其職皇帝曰嘻惟時幽明交相厥事同我慶成昭天漏泉沛澤均被賜命

有邦稱秩羣祀天子萬年宣室受釐亦惟爾神永有依歸

赦祭諸廟文

皇帝以正陽之月復正大位肆赦多方稱秩羣祀我守土臣用祗祓以告嗚呼天惟祚宋若周邦卜世卜年以永無斁惟神各率迺職用奠方隅弭難消兵毋有不庭為君民憂則神之有主民有報事尚勉哉

皇帝登極赦祭諸廟文

皇帝揔師靖難勤勞王家功大德備念厤數之有在審謳歌之已歸廼以五月朔旦登受大寶天地交感日月揚光赦令既頒澤及幽顯遠近臣吏下逮黎元扶老攜幼手足蹈舞或至感泣願少須臾無死以覩中興豈惟臣民神亦永有依歸各率廼職用勸相我國家其無斁

車駕巡幸祭山川文

皇帝南巡諸侯寵綏吳越寬政毀關薄斂已責德意甚厚於是命有司修柴望謹故事也惟山川之靈各率廼

職用先後奔走勤相我王家妥安爾封疆則爾神亦有

光寵

誕皇子赦祭諸廟文

皇帝詔承丕緒卜年以永九廟儲休是生元嗣配天其

澤敷錫萬邦賜命守臣稱秩羣祀用祇祓以告

越州修城祭廟文

郡介居江湖之間環水為城山瀑暴集衝墊圮剝閱日

滋久襟抱虧疎無所蔽障某承乏帥事甫見吏民問所

先務咸曰無城何以保民慮事量功所不敢後凡板榦畚築之具土物遠近之宜分授有司消日叙始惟神其相茲役使工不勞病期不愆素以迄有成惟神之休敢不知謝

重修告成觀奉安聖像祝香文

伏以會稽鎮山陽明洞府昔聞遂館上奉高真既圮剥而弗圖懼欽崇之靡稱是用新絲闕通明之殿嚴紫清晬穆之容爰擇吉辰具陳妙供臣有愚悃仰冀降衷兩

宮蒙塵念絕幕之既久嗣聖既政曽奠枕之未遑外虞猾夏之遠夷内有弄兵之寇寇非穹蒼之悔禍豈人力之能謀伏願眷我家邦錫時祉福回鑾並駕見二聖之重懽弭難消兵衍一人之有慶

代太守謁廟文

某服天子命以有民社維日乙巳臨視印章越三日丁未用祗見于犨祀惟是愚暗拙踈無補事功以爲大懼仰惟先聖先師寔寵靈之俾安厥我某亦不敢忘所學

祭句芒文

故事立春出土牛耕以于耕之早晚惟帝布令神實相之尚左右民俾以為阜歲

儺祭文 太陰神

刺史御天子命有民社將壽民無妖凶惟時季冬日歷虛危陽鬱未伸強隂負時百鬼憑依幸時不虞躁戾隂肆跳踉上下噓氣為疹使人寒熯求食嘔泄不知愧恥刺史不得不為民憂是用考稽禮典索室驅疫旁磔于

四門之外擊戈揚楯廹逐以出屏之遐陬惟神卒相此民其母惠姦刺史将究聖天子涵養吹噓與物為春之德

天寧節祝上皇回鑾疏語

朔漢飛沙遠想鳴鑾之節首冬在候俛臨誕聖之朝惟是舊臣敢忘善頌太上道君皇帝伏願明神薦祉鄰敵革心佇龍斿早晚之還副蘭殿晨昏之慕

胡地風霜念屬車之遠狩漢家歷數當嗣聖之中興緬

懷孝養之勤爰罄誕彌之禱道君皇帝伏願壽隆箕翼福固山河慶萬里之遄歸儼百靈之森衛

歲星屢易尚勤絶域之遊誕節倪臨益動故臣之感惟時中外敢罄禱祈道君皇帝伏願壽與天齊福侔川至儼百靈之警衛慶萬里之遄歸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大祥就法慧寺修水陸道場并齋僧疏語

仙遊已邈永違率土之瞻依祥祭甫臨難抑舊臣之悲

慕有嚴法會祇誦秘文用自竭于丹誠庶少資于冥祐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伏願圖成妙果超證上乘至彼帝
鄉居先王之左右永兹世祚燕後嗣之子孫

天中節祝聖疏語

九廟儲休三靈錫羡篤生上聖用啟中興占誕彌厥月
之祥嚳億萬斯年之祝皇帝陛下伏願乾坤共久箕翼
比隆上恬下嬉燕周家之禮樂東漸西被奠禹貢之山
川

宗廟儲休克相纘承之始人神交慶屬當震夙之辰爰假妙因仰伸善頌皇帝陛下伏願丕承帝眷誕保皇圖率土厎寧歸謳歌于四裔後天難老卜歷數于萬年天祚宋德將厎于中興福孕宗祊篤生于上聖采天保六章之義罄華封三祝之勤皇帝陛下伏願鞏固山河比隆箕翼乃文乃武益光並受之丕基得壽得名克纘無疆之大歴

茗溪集卷二十六

苕溪集卷二十七　　宋　劉一止　撰

請疏　題䟦

一

請承天文長老疏

道人分上隨處縱横佛氏門中臨時顯設而况開千年之祖席新一日之叢林須是作家承當此事長老文公天僮嫡嗣黄龍諸孫久為道俗之宗師端是人天之眼目機鋒電掣棒喝風生惟承天道塲盖會稽名刹百衲

之規繩久廢溈山之警策無聞近自琳宫復歸蘭若尺天寸地共知道化同流萬壑千巖請向要津坐斷當仁勿避正令須行

請天章長老再入疏

在在處處皆是道場刹刹塵塵無非佛土而況風篁絶景巖壑故棲修竹茂林有東晉羣賢之勝蹟琅函鈿軸藏西清列聖之寶章惟此住持不同眇小長老某人機鋒獨出福慧雙行雲門宗支密傳心印蘭亭世襲自立

家風此時無異彼時已住不妨再住直須化出善財彈指之閣再安維摩方丈之居是為末後神通為作當来利益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請天寧覺長老疏

越絶城中宮如化出窣堵坡下峯是飛来鐘鼓四聞烟雲環拱堪作人天眼目方可住持正當時節因緣不容放過長老覺公宗門先覺古佛後身誓不二于黙然擲大千於方外全潮不露孤月現前雖云自已家風要是

為人邊事臨時顯設在處神通無舉足下足之殊何彼方此方之擇再試金剛寶劒拈出古廟香爐尺地寸天同歸指掌千巖萬壑此是要津已屬當仁不妨坐斷

請天台教院開闍黎疏

一心三觀蓋從空假中求萬論千經不離言說邊事無融此義須假通人闍黎開公威德嚴身清真拔俗游戲三昧心筆力為神通和會兩家作儒書以衔事惟天台淨剎據越絶要津自利利他正要壚中之隱無說說法

始名教外之傳僉曰當仁毋勞罔避

請圓通教院如闍黎疏

領畧真機覺悟止緣一宿縱横妙㫖談説至於九旬有覺非真多談亦妙欲了此間勝義直須本分導師闍梨如公學道邃深辯才通敏支遁之善標宗會雅蒙謝傅之知道安之畧徧𢈔書宜得習公之譽矧圓通之古剎號靈感之道場人于大士有緣食是諸天打供茍非宿望難服衆心舉歩而識象王兹焉取法探穴而得虎子

誰敢爭行教僧儒呼師為如虎子要悏東越之宗風無愧靈山之聽象

請天長知觀蕭法師疏

鑑湖一曲琳館百楹草木葱蘢烟霞清潤賦詩載酒跋翰林外監之蹤騎氣御風有安期羨門之侶惟是勝士乃堪此居知觀法師挺拔俗之狐標秉棲巖之素志丹經石髓曾遇異人金母木公為傳真語主張道紀領袖羽流㢒幾惠然肯來為成此段奇事

請龍瑞知宫棲法師疏

會稽鎮山陽明洞府齋宫宏啟羽帔四臻必等名流為扶道紀知宫法師神棲物表心拜帝闗讀三洞之秘言受七真之妙訣飛符噀酒未忘救物之誠採朮茹芝便作住山之計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龍瑞宫開堂疏

太上妙道體合自然三洞靈文言無韻麗欲開此秘必得其人知宫法師慕箕頴之高風有孫許之逸韻巖棲

穴處不妨風馭之從游心拜默朝自覺帝關之咫尺来從東秀坐鎮陽明傾耳藥書浣心盆衆祝君王之萬壽賛寳祚之中興

題褚氏印施金光明經後

會稽褚邦直印施大乘金光明經薦嚴二親用報罔極屬余題其後每得書問無恙外未甞不以為言余謂孝子之于親無所不用其至以為親之德不可報者終於不報而已若曰必報在一念頃盖以周徧十方於光明

會王菩薩諸佛如一一親至其前承事供養無空過者而況此經一句一偈一字一義了然在目其為莊嚴亦豈有量乎哉余之言無能加損也紹興五年十二月戊申吳興劉某題

跋李尚書贈政上人三詩

政上人攜尚書隴西公送行三詩見示將刻之石俾余跋其後隴西公胸中如水鑑所見外物不能以情遁師既經題品矣黃龍三關不足道也紹興五年三月日吳

與劉某題

題章致平丏父內徙表後

故禮部章公刺血上疏匄父內徙懇到深切辭氣交盡既上半歲而得請家人子弟鮮有知其事者後四十年而公之真蹟乃存於一故時相之家公之次子今上饒使君實得之嗚呼豈偶然也哉豈偶然也哉使君不圖見請且使䟦卷軸後某伏讀數過且喜且悲之悲公誠孝之實久埋而未耀喜公之有子能致之於流落艱難

之中俾公行義畧見於此書而世襲之美抑他日又有大爲者也紹興十四年六月某日吳興劉某記

䟦司業許公墨帖後

司業許公在太學時某爲諸生實相先後因獲從師德游公行義文學一時宗師非但鄉里後進如某者知敬慕而已逮今逾五十年前輩軌迹既不可追師德又下世而得此卷軸於師德之令子展讀感歎謹識

䟦孫求仁運屬夢記石刻後

求仁三歲而孤又二歲喪所恃寄養外家世間可悲愍事無越於此當是時人其謂我能自奮身大其家風種學績文為多縉紳光賁泉壤如今日之懿乎成否有命雖求仁亦不敢自必抑其先德有以見符見於夢寐殆誠孝所感發云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辛丑吳興劉某書

跋南宮唱和詩後

太僕公最先得詩名後来宗英皆莫及計與東坡先生同官時距今七十年中間某居太學不敢以姓名累典

謁晚乃得此卷軸於公之曾孫師醇某年已八十矣追

前輩事三歎而歸之紹興丁丑八月上澣吴興劉某題

跋莫用之書藏經

同郡莫用之未老而請老好閒而得閒予甚喜之久不

得面一日持所書釋氏藏典曰寶積華嚴涅槃經及大

智度論等累四百五十餘卷通為四十八函見示以薦

其親又於報本禪院創修輪藏以貯此經累歲而後辦

嗚呼亦良苦矣予真為之喜三歎而歸之曰用之於今

志願已畢真得閒矣真得老矣紹興二十九年七月丙戌劉行簡書

題費校書被名書命軸後

毗陵費懿恭校書之子錯為歸安丞一日過余出其先君同陳去非大叅張彦實舍人名對書命於今三十年三君子皆一時名士士之畏服者也其後陳張二公位通顯懿恭僅居三館已而歸隱錫山再名不起盖其志也世人以進退議得失余以謂士各有志亦有命焉若

遂其志均為得也何失之有獨喜懿恭有子能世其家

若相乘除云紹興三十年正月闕　吳興劉行簡書

苕溪集卷二十七

苕溪集卷二十八

宋 劉一止 撰

啟狀 致語

答高麗先狀二

伏承茂膺朝選入覲天津効梯山航海之勤有就日望雲之喜郊坰迎勞行修授館之儀牋翰輸情有愧執謙之厚眷言欣悚罔既敷陳

又

伏承遡鯨波而修貢趨鳳闕以覲光亦既勤勞有嘉忠恪行展班荆之勞遽蒙枉犢之私感愧惟深名言罔既

謝土物狀二

貢篚星陳方謹多儀之享餘珍波及不圖私好之隆靖言此心惟德其物感銘滋厚敷叙奚殫

又

華旌暫弭式覿於清規方物再陳更煩於私餽輸情良厚永好敢忘愧佩之誠名言罔既

回旦望啟二

季秋謹時肅霜在候恭惟某官遠修方貢備著賢勞宜神物之陰扶擁福祉以來集未遑修慶先辱枉緘感愧之私名言靡究

又

斗當建戌節謹授衣恭惟某官享上惟忠宅心以道宜百神之交相茂多福以來綏曾修慶之未遑遽貽書之猥及眷言感愧罔既敷宣

回高麗使先狀二

伏審抗旌修貢將覲於日邉飛鷁候途已臨於浙右行展郊坰之勞仍瞻原隰之華修問未遑占書猥及眷言感愧罔既敷陳

又

伏承泛雪海之浩茫欣兹入覲想天津之壯麗行矣觀光辱函牘之過勤知舟師之在望即諧瞻晤良極忻愉

謝高麗使副土物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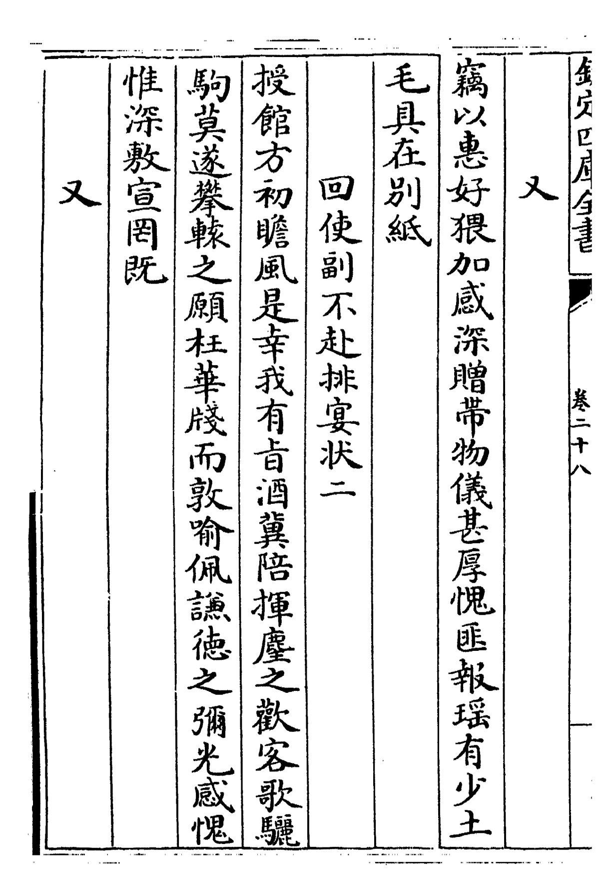
稱贄咼來僅展行艫之勞輸情良厚更分貢篚之餘既
用拜嘉敢忘佩德

又

畫鷁經行幸清規之獲展殊珍問遺豈私好之難期仰
被牋牘之勤抑認情文之畫逡巡拜貺欣愧交懷

答贈物狀二

竊以適程子之驩心贈之束帛酬季札之嘉惠獻以紵
衣輙陳薄儀用答厚意有少土物具在別牋



又

竊以惠好猥加感深贈帶物儀甚厚愧匪報瑶有少土毛具在别紙

回使副不赴排宴狀二

授館方初瞻風是幸我有旨酒冀陪揮麈之歡客歌驪駒莫遂攀轅之願枉華牋而敦喻佩謙德之彌光感愧惟深敷宣罔既

又

飭厨傳以稱客盖列辟之常儀銜杯酒以接歡實鄙人之私願遂蒙誨諭仰認勤誠諒温詒之趣行及需雲而稱壽挽留莫遂悵快何勝

代貢土物狀

侯邦歲聘既遵典禮之常天子時巡爰襲祖宗之舊辱在守土敢廢多儀前件物三壤所宜九賦攸出莫備充庭之實用伸旬日之誠

代會髙麗國信樂語

鳳檢十行往賁三韓之國鯨波萬里少勞一葦之航恭惟國信某官鷟代人豪柱天賢業處漢廷諸公之右受上聖非常之知眷彼遐方夙彈臣節肆奉光華之命往宣問勞之恩念將觶異域之榮觀顧必極中朝之妙選二三子莫出孰為安魯之謀第一人肯来自足增唐之氣而況間文武之安否傳白傳之篇章雖曰賢勞實資重望仗平生之忠信席大國之威靈涉雲海之浩茫望神山之咫尺一何壯也不亦快哉知府某官喜接行艫

宏開雅宴願盡舉觴之禮少延揮麈之歡某不揆荒蕪上獻口號令聞說清臺入夜觀文星今合照三韓頗知禮樂尊周室更遣威儀識漢官海若驅龍迎瑞節飛廉隨鷁借輕翰歸来玉殿承新渥準擬黃麻仔細看

代送京西運使樂語

華旌耀日莫留使者之登車綺席臨流遽見主人之送客矧知舊郡仍是故鄉願桃李之在人甚多豈楊柳之攀條無贈恭惟某官珪璋瑞器嶽瀆英資曩膺宸扆之

簡求出總東南之大計規模宏遠聲實著聞得請真祠
久遂優游之樂觀風近甸更欣將命之榮共知行旆之
西飛正是鋒車之便路佇叅密命入踐禁途知府某官
久奉勝遊曲投雅好繁絃九奏重增南浦之傷别酒一
樽願盡陽關之唱某等叨居樂部獲侍台墀不揆荒蕪
上獻口號

願盡離筵三百杯星軺西去幾時迴銅駞
柳外飛華節金谷花邊望使臺富國倉箱歸善計濟川
舟檝賴宏才公行勿亟朝天路帝有甘泉密詔来

代會使相上冢回致語

牙璋前辱聳里閈之旁觀紼縹徐韋指日邉之歸路縉紳共仰出處兼榮恭惟其官霖雨聖時股肱國體紹復先王之大業鋪張對天之宏休鸞省倦遊楓宸予告都門供帳寧論疏傅之歸鄉宫錦賜袍特寵元忠之拜掃方體望之本朝之意須鄭公上冢之還從舟楫以戒途擁節旄而就第入揔均衡之重求綏槐昴之榮知府某官喜接台光宏開雅宴願畫舉觴之禮少延揮麈之歡

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勲髙一品重朝班暫擁麾幢耀里閭疏傅莫誇供帳寵魏公今賜錦袍還晝船即赴青門名田里休營緑野閒直待汾陽書考滿始應几杖傲湖山

代秀守請交代致語

樓船飛下暫遣北闕之星辰瑞節初臨增煥南州之風景歡聲在路和氣生春恭惟知府某官川嶽英姿珪璋粹質繡衣持斧薦更使驛之光華錦帳握蘭夙著丹墀

之聞望謂持荷之下逺始剖竹以均勞特借經行少勞坐鎮一方濡槁共知甘雨之隨車千里嘘枯已覺仁風之在扇知府某官恭迎旌斾喜接清光情深契濶之私義重夜承之契願盡舉觴之禮少延揮麈之歡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樓船疊鼓破烟輕欣見兒童竹馬迎錦帳握蘭乘寵眷繡衣持斧茂威聲共知甘雨隨車到已覺仁風逐扇行自是玉皇香案吏肯容蕭散寄江城

聖節勾隊

雲霄在望遥瞻北極之尊劍佩相磨共罄南山之祝宜命蹁躚之侣少資和合之容緩引笙簧舞重入隊

問隊

命侣嘯傳有翩若驚鴻之態整衣揺珮豈慕爲行雨之人來近台階盡言爾志

放隊

回雪輕盈既呈於楚舞行雲流轉宜返於巫陽再拜台

階相將好去

女童隊心致語

某聞里祉開祥當良月先春之候華封獻祝卜後天難老之期並舞簪裳遥瞻魏闕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真人已昭極治之功宜享無疆之歷廣成子千二百歲未足誇多天皇氏萬八千年於兹為盛卿雲紛郁化日舒長共殫祝聖之勤均錫在公之酒星陳樽俎叩沸金絲某等獲侍台階欣逢盛會願綴容於六佾賡共

樂於千齡未敢自專伏候台旨

代請越帥致語

師徒取道共知元帥之行父老出郊爭覩藩侯之至可無樽俎少駐旌旄恭惟某官節厲氷霜量涵江海臨難得仁者之勇接人皆有德之言更惠愛於六州歷光華於五閤惟茲舊治實戴殊恩孤城獨存賴魯公忠義之力雅俗未改服劉寛孝弟之規故應清夢之餘尚記甘棠之舊當年追餞見攀轅卧轍之悲今日約行有分闈

建牙之喜某官甫迎舟艦欣望光塵十乘啟行難留於去傳一觴為壽少盡於羣情云　樓船十里駐郊坰老幼扶持夾道迎臥轍攀轅曾結戀建牙分閫喜經行樽前歌舞皆親按眼界風烟特地明要看山公歸倒載莫辭芳醑洒深傾

苕溪集卷二十八